

明初别集《四库》写本考源辨证四题*

——从明别集《四库》本之底本存世情况谈起

李圣华

内容摘要:《四库全书》收录明别集240余种。《四库》写录所据究为何本,原本是否尚存,原本不存者是否可探知底本,《四库》写本与底本之间关系如何?诸如此类问题,皆待深入探讨。迄今为止,已知《四库》底本尚存者约占《四库》本明别集四分之一,原本不存而所据刊本尚传者亦数十种。《四库》所收高启《大全集》、张羽《静居集》、朱右《白云稿》、方孝孺《逊志斋集》为明名家之集。《静居集》底本,学界已悉其为旧抄本,余三集所据底本久未明。今比勘诸本,探本溯源,知《大全集》所据为清康熙间竹素园刊本,而非景泰间徐庸原刊本;《白云稿》底本为旧抄本;《逊志斋集》所据为明嘉靖四十年王可大刻本,而非正德十五年顾璘原刊本。发覆《四库》写本与底本之间异同,可清晰了解《四库》本改易之况及其价值得失。

关键词:《四库全书》 底本 《大全集》 《静居集》 《白云稿》 《逊志斋集》

明人别集传世逾3000种,计以诸本则逾万种,皆研治明代文学、政治、历史、学术极重要的文献。《四库全书》收录240余种明别集。《中国古籍总目》、《明别集版本志》著录《四库》底本存世者52种(其间有未确,详见下文)。笔者蒐辑明别集,发现唐之淳《唐愚士集》、朱右《白云稿》、林文俊《方斋存稿》之《四库》底本尚存,其他犹可陆续查访。《四库》底本亡佚者不在少数,如《永乐大典》本《密庵集》八卷、《临安集》六卷等。《四库》底本或不存,然据《四库》提要,比勘传世诸本,可论定所据底本者仍多^①。惜提要时含糊言之,如于《大全集》、《逊志

*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“明别集稿抄本搜集、整理与研究”(项目编号15ZDB073)成果。

①按:《四库》底本通常指《四库》抄录时所依据之本。如张以宁《翠屏集》四卷,底本今藏上海图书馆。与《四库》底本同版之本如尚有存者,无论抄录时所据之本佚否,亦可概称为底本。本文以《四库》底本专指抄录用底本,其他则称所据底本,以示区别。

斋集》，乃有误托底本之嫌。底本不明，读书易闇，承讹袭谬，其谬益甚。《四库》写录究据何本，馆臣因何取之，改易如何，《四库》写本价值怎样，是否可为整理校勘依据？诸如此类问题，前贤时哲已有不少讨论，然明别集写本考源辨析，尚有所缺。《四库》所收明初别集尤多，自朱元璋《明太祖文集》起，至李时勉《古廉文集》止，即凡89家，得集93种，颇值得注意。今以高启《大全集》、张羽《静居集》、朱右《白云稿》、方孝孺《逊志斋集》为例，尝试探本溯源，发覆《四库全书》文渊阁写本与所据底本及他本之关系，并以见《四库》本改易之况及其得失。

一、明别集《四库》本之底本存世情况

在探讨《四库》本具体某集之底本问题前，有必要了解明别集《四库》底本存世概况。

据《中国古籍总目·集部（别集类明代之属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总目》）以作统计，明别集《四库》底本存者50家，集凡50种。但《总目》所著录桑悦《思玄集》十六卷附录一卷（明万历二年桑大协活字印本，国家图书馆，《四库全书》底本）^①，实不见于《四库全书》。《总目》虽未著录或未注明之《四库》底本尚有数种。如《明别集版本志》（崔建英辑，中华书局，2006年，以下简称《版本志》）所著录3种：王廷陈《梦泽集》二十三卷，明万历十八年刻、万历三十年增修本，湖北图书馆（按：《总目》著录而未注明）；倪元璐《倪文贞公集》三种三十九卷，清汇印本，中科院图书馆；沈鲤《亦玉堂稿》十卷，清康熙二十九年刘榛刻本，吉林大学图书馆。笔者又考得3种：唐之淳《唐愚士诗》不分卷，明蓝格抄本，今藏台湾“中央图书馆”，即《四库》本《唐愚士诗》四卷之底本，《总目》、《版本志》未收；朱右《白云稿》五卷，旧抄本，今藏国家图书馆（以下简称国图），即《四库》本《白云稿》五卷之底本，《总目》作清抄本（存卷一至五），《版本志》未收；林文俊《方斋集》十卷，明抄本，今藏台湾“中央图书馆”，即《四库》本《方斋存稿》十卷之底本。合计之，得《四库》底本存者55种，几居《四库》本明别集四分之一。

明别集《四库》本或据刻本、抄本写录，或为四库馆臣重辑。《永乐大典》本乃馆臣据《永乐大典》重辑，计谢肃《密庵集》八卷、钱宰《临安集》六卷、蓝仁《蓝山集》六卷、蓝智《蓝涧集》六卷、郑潜《樗庵类稿》二卷、龚敦《鹅湖集》六卷等6种。王冕元至正中已卒，明清诗论家或归其入明，故《四库全书》收《竹斋集》三卷《竹斋诗续集》一卷附录一卷，题曰“明王冕撰”。宋禧（改名玄禧）由元入明，洪武初与修《元史》。《四库全书》收《庸庵集》（《永乐大典》本），题曰“元宋禧撰”。今以为，王冕不必强归入明，宋禧不必归于元，则《四库全书》收录明别集《永乐大典》本，有7种之多。《永乐大典》散佚严重，载录七家之作诸卷不存。编辑底本尚存者，惟《蓝山集》、《蓝涧集》二种。不过，二蓝集今存明嘉靖五年蓝鉏刻本《蓝山诗

^①陈力主编：《中国古籍总目·集部》第二册，中华书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611页。

集》六卷、《蓝涧诗集》六卷、《蓝山诗集》六卷又有明蓝格抄本。谢肃《密庵集》五卷《文稿》五卷，今存明洪武三十一年刘翼南刻本。钱宰《临安集》十卷，有明末祁氏澹生堂蓝格抄本、明红格抄本、明抄本多种。二蓝、谢肃、钱宰之集原未佚，惜馆臣未见。四家之集皆祖于明初之本，与《永乐大典》所据颇有关联。

明别集《四库》底本原本不存者，若汇聚诸本，详作校读，仍可探明所据刊本尚多传者。如高启《大全集》所据为清康熙间竹素园刻本《高太史大全集》十八卷，《凫藻集》所据为清雍正六年金檀文瑞楼刻本《青丘高季迪先生凫藻集》五卷；杨基《眉庵集》、徐贲《北郭集》，所据分别为明万历三十七年刻《国初四先生全集》本《眉庵集》十二卷《补遗》一卷及《北郭集》六卷；方孝孺《逊志斋集》所据为明嘉靖四十年王可大刻本《逊志斋集》二十四卷；刘麟《清惠集》所据为明万历三十四年陈幼学刻本《刘清惠公集》十二卷。笔者蒐辑明别集诸本近3000种，惜未暇与《四库》写本一一对校，且未见之本仍多，故详考有待来日。以下仅反覆《大全集》、《静庵集》、《白云稿》、《逊志斋集》底本问题，探析《四库》写本与底本之间异同。

二、高启《大全集》所据底本为清康熙间竹素园刻本，非景泰原刊

《四库全书》收录《大全集》十八卷，提要称所据为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，云：

所著有《吹台集》、《江馆集》、《凤台集》、《娄江吟稿》、《姑苏杂咏》，凡二千餘首。自选定为《缶鸣集》十二卷，凡九百餘首。启没无子，其侄立于永乐元年镂板行之。至景泰初，徐庸掇拾遗佚，合为一编，题曰《大全集》，刘昌为之序，即此本也。^①

按：高启诗有《吹台集》、《江馆集》、《凤台集》、《缶鸣集》、《姑苏杂咏》诸集，皆其手订。《缶鸣》初收元季十载诗，入明益以新作，得900余篇，未刻而歿。永乐元年（1403），内侄周立梓《缶鸣集》，增至1000篇^②。未收尚多，《姑苏杂咏》、《槎轩集》不录外，《江馆》、《凤台》之诗多有未刻入者。成化间，张习重为编刻《槎轩集》十卷。先是景泰间吴人徐庸以《缶鸣》、《姑苏杂咏》未足概观，会梓《大全集》十八

①高启：《大全集》，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第1230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1页。又见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六九（中华书局，1995年，第1471页），文字同。《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·大全集提要》（《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》，江庆柏等整理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422页）、《文津阁四库全书·大全集提要》（《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》集部下，商务印书馆影印，2006年，第647页），文字并同。

②胡玉缙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》卷五三“《大全集》十八卷”条引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载永乐刊本《缶鸣集》十二卷所云“目录下注卷一之十二卷，诗凡一千首”，以补正提要“自选定为《缶鸣集》十二卷，凡九百餘首。启没无子，其侄立于永乐元年镂板行之”（上海书店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1476页）。提要所云不误。盖高启手订其诗900余篇，永乐元年刊本收1000首，乃周立增之。《缶鸣集》明刊数种，目录下皆注诗凡一千首。胡玉缙未见明刊本，故有未解之疑。

卷,收1700余首,几倍于《缶鸣》。《大全集》传世有明景泰间徐庸刻本,明景泰间初刻、成化五年重修本,明万历三十七年陈邦瞻、汪汝淳合刻《国初四先生全集》本(题《重刻高太史大全集》),清康熙间竹素园刻本,《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》本,《四库全书》本,清光绪十四年木活字本等。提要言及徐庸会梓,曰“即此本也”,辞意含糊。今以《四库》本与以上所列诸本对校,知所据为竹素园本。

《四库》本《大全集》卷十八《客舍春暮》以下诸诗依次为《四皓图》、《题湘君图》、《倪元镇墨竹》、《王架阁家画马》、《己酉初度》、《过北塘道中》(四首)、《夜雨江馆写怀》(二首)、《读韦苏州诗》、《送丁孝廉之钱塘,就简张著作、方员外》、《金征士雨中见过留宿》(一首)、《东皋林下》、《游幻住精舍》、《效香奁》(二首)、《江上逢旧妓李氏见过》(四首)、《九月八日对菊》、《舟行晚过张林》、《送叶山人》、《冬尽无雪,连日大风苦寒》、《慰徐参军丧子》、《醉后赠张架阁归自京师》、《看梅漫成》(三首)、《夜至阳城田家》、《送林生往海上》、《赠医师徐亨甫》、《慰人悼亡》、《杏园图,为沈日新先生题》、《闰三月有感》(二首)、《癸卯九日》、《题画送人归觐》、《云岩东院》、《管夫人墨竹》、《答王仲廉》、《吴王井》、《消夏湾》、《鸡陂》、《古酒城》、《三高祠》(三首)、《织女庙》,凡51首。景泰刊本为71首,正德、嘉隆间刊本为43首,仅竹素园本51首。《四库》本所收51首,篇题、次第、字句与竹素园本偶异,而颇异于景泰刊本及正德、嘉隆间刊本。《己酉初度》一首注云:“时年三十四。”诗云:“风雨空斋诵蓼莪,今年初度客中过。人生七十寻常寿,未过还怜一半多。”^①景泰刊本及正德、嘉隆间刊本俱题作《己丑初度》,竹素园本题作《己酉初度》。核以高启生年,“己酉”是,“己丑”误。《醉后赠张架阁归自京师》一首,景泰刊本及正德、嘉隆间刊本题作《醉后赠张架阁归自京归》,竹素园本与《四库》本同。衡之,当以“归自京师”为是。《送林生往海上》一首云:“药囊诗卷又辞亲,风雨孤舟渡晚津。此日远游君莫怨,乱离无限别家人。”^②不见于景泰刊本及正德、嘉隆间刊本,竹素园本亦不录。竹素园本《夜至阳城田家》、《赠医师徐亨甫》二诗间有《送刘将军》一首:“朔风吹沙复吹雪,笑解吴钩初欲别。酒酣击筑和悲歌,将军出关车骑多。”景泰刊本与正德、嘉隆间刊本编于卷十七《逢吴秀才,复送归江上》、《十宫词》二题间。《四库》本则编为卷十末一首。《云岩东院》一首,景泰刊本与正德、嘉隆间刊本及竹素园本题作《楼上》。《织女庙》一首,景泰刊本及正德、嘉隆间刊本题作《黄姑庙》,竹素园本作《织女庙》^③。《古酒城》一首原见洪

①高启:《大全集》,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第1230册,第247页。

②高启:《大全集》,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第1230册,第249页。

③《黄姑庙》一首原见《姑苏杂咏》。按《吴都文粹》卷三,黄姑庙在昆山县东三十六里,名黄姑,里中相传尝有牵牛、织女星降焉。乡人为立祠,列牵牛、织女二像。后人去牵牛,独祠织女。竹素园本题作《织女庙》,未详何人校改,今疑出许廷鏊之手,惜未有实据。云岩院,即云岩禅寺,在苏州虎丘。《楼上》一首,《四库》本题作《云岩东院》,乃馆臣所改。《四库》本与竹素园本《客舍春暮》一首以下俱51首,而《四库》本多出《送林生往海上》一首,又移竹素园本《送刘将军》一首于卷十之末。诸如此类,其改易之由,终莫能详。

武四年刊本及洪武三十一年刊本《姑苏杂咏》，题作《酒城》。酒城在鱼城西城，吴中俗呼“苦酒城”，“古”字误。景泰刊本及正德、嘉隆间刊本、竹素园本皆题作《苦酒城》。《四库》本卷十末二首为《灵岩琴台》、《送刘将军》。《送刘将军》原见景泰刊本及正德、嘉隆间刊本卷十七、竹素园本卷十八。《灵岩琴台》一首云：“美人玉琴何处游，遗谱写入风泉秋。落叶无人登旧榭，满山明月乌啼夜。”^①原见景泰刊本及正德、嘉隆间刊本、竹素园本卷十七。

《四库》本虽与竹素园本略异，然可断定竹素园本为其底本。此尚有一佐证：《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》本亦据竹素园本写录，篇题字句、排纂次第鲜作改易。如《云岩东院》，《荟要》本仍题作《楼上》；《古酒城》，仍作《苦酒城》；《灵岩琴台》、《送刘将军》位置依竹素园本，未如《四库》本移入卷十之末；《四库》本增《送林生往海上》，《荟要》本无。

又，竹素园本收诗1777首。目录后附竹素园主人许廷鏊题识：“今板已漫灭，颇多舛讹，披览之下，不无遗憾。乙亥春，购得兹本，因而重加校讎。其间序次，悉遵原板，间有阙文一二，亦姑仍之，而未敢遽改。”然集中诗题字句及诸篇次第与景泰刊本异者亦著。如卷十八《宣和所题画》“疎枝野鸟怨秋风”之“疎”字，景泰刊本及正德、嘉隆间刊本作“棘”。《送徐山浩师还郭》，景泰刊本作《送徐山人、浩师还郭二首》，正德、嘉隆间刊本作《送徐山浩师还郭二首》。据其二“客巾僧衲影翩翩，同逐秋风上别船”之句^②，知徐山人与浩师本二人，《送徐山浩师还郭》未确。《蜀山书舍图》“碧浪湖头放船去”之“船”字，景泰刊本作“舟”，正德、嘉隆间刊本作“船”。《题理发美人图》一首下接《托流人寄书家兄》，景泰刊本则二诗间有《林下晚步》一首：“荒径空林落叶声，寻常唯有野人行。如何授简梁园客，诗句时来此处成。”^③竹素园本同卷后录《东皋林下》，字句与《林下晚步》全同。正德、嘉隆间刊本卷十八则分录《林下晚步》、《东皋林下》二诗，盖题异而重出，前一首序次同于景泰刊本，后一首序次同于竹素园本。《晚过清溪，史言隋人杀张丽华于此》，景泰刊本题作《晚过青溪》，注云：“史言隋人杀张丽华于此。”^④正德、嘉隆间刊本同于景泰刊本，然题下注“杀”字空阙。《江上晚归》一首下接《题瀑布泉》，景泰刊本两诗间有《晚晴》一首：“楚天无物不堪诗，登眺惟应有远思。秋树江山人别后，夕阳楼阁雨晴时。”^⑤诗又见景泰刊本卷十七，题作《晚晴远眺》，仅第二句有异，作“登眺唯愁动远思”^⑥。竹素园本卷十七《客中忆二女》、《寄徐记室》二诗间收《晚晴远眺》一首，诗题字句与景泰刊本不异。正德、嘉隆间刊本与竹素园本同，《江上晚归》、《题瀑布泉》二诗间无

①高启：《大全集》，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第1230册，第134页。

②高启：《大全集》卷一八，明景泰间徐庸刻本，叶一。

③高启：《大全集》卷一八，明景泰间徐庸刻本，叶八。

④高启：《大全集》卷一八，明景泰间徐庸刻本，叶九。

⑤高启：《大全集》卷一八，明景泰间徐庸刻本，叶十。

⑥高启：《大全集》卷一七，明景泰间徐庸刻本，叶十四。

《晚晴》诗,卷十七有《晚晴远眺》诗。《闻诸友游城北女冠院看杏花》,景泰刊本题作《闻诸君游城北女冠院看杏花》,正德、嘉隆间刊本题作《闻诸游城北女冠院看杏花》,脱一“君”字。

对校诸本,竹素园本篇题字句近于正德、嘉隆间刊本,许廷鏊所谓购得原板,恐非景泰刊本。竹素园本重加校讎,剔去重出,改其讹谬,时有可采,终难曰精。金檀辑注《青丘诗集》,颇不以为然,《例言》云:“坊本所谓竹素园、拂云居士等,或亦以未经校正,无庸挂名。”然若谓竹素园本无校正之功,不免过矣。

由上可知《四库》本《大全集》源自及诸本异同。馆臣是否见景泰刊本,亦可存疑。《四库全书》收《凫藻集》五卷,即未见正统九年初刻,而据金檀文瑞堂刻本写录。金檀辑注《青丘诗集》十八卷《遗诗》一卷附《扣舷词》一卷,沿《大全集》规模,增辑诗200馀首,并详为十八卷诗注。馆臣既览文瑞堂刻本,舍而不用,细诂其故,殆以金注繁琐,高启诗不必录注本欤?

三、张羽《静居集》之《四库》底本为旧抄本,误托明刊本

《四库全书》收录张羽《静居集》四卷,提要称据浙江巡抚采进本写录,云:“顾其诗名尤著,故编者亦仅录其诗,而文则未之及也。”^①此外无一言涉及版本。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》癸集上云:“《静居集》四卷,刊本。右明太常司丞浔阳张羽撰。”^②对读《总录》与提要文字,知所谓浙江巡抚采进本即《静居集》四卷刊本。

此四卷刊本究为何本?张羽之诗生前未刻,明成化间吴人张习蓄志编刻“吴中四杰”之集,历时既久,弘治四年(1491)梓《静居集》六卷附录一卷。万历三十七年(1609),陈邦瞻、汪汝淳编刻《国初四先生全集》,其中《重刻张来仪静居集》四卷即据弘治本六卷重刊,合为四卷。浙江巡抚采进者即此本。弘治刊本收诗756首,其间误录元释英《白云集》之诗甚多,见于静嘉堂文库藏和刻本《白云集》四卷者计144首,释英诗为141首,馀3首为《白云集》附释英友人唱和诗^③。万历刊本沿之。《四库》本录诗406首,无弘治刊本误收之诗。由是知所据非万历刊本四卷^④。

比勘诸本,知《四库》本《静居集》四卷所据底本即上海图书馆藏旧抄本《静庵

①张羽:《静居集》,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第1230册,第489页。又见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六九(中华书局,1995年,第1472页),文字同。

②张升编:《〈四库全书〉提要稿辑存》第三册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清乾隆四十年刻本《浙江采进遗书总录》,2006年,第171页。

③杨铸:《明初诗人张羽〈静居集〉版本考辨》,《文学遗产》2004年第5期,第128-129页。杨鏊《元佚诗研究》(《文学遗产》1997年第3期)述及《静居集》误收《白云集》之诗,有未确者。

④李裕民《四库提要订误》(增订本)卷四集部“《静居集》”条订误云:“《四库》所采当系陈邦瞻复刻本。此集原为弘治时张习据抄本刻,凡六卷”,“而陈邦瞻唯依篇幅大小分卷,不顾义理,缩编为四卷。”(中华书局,2005年,第408页)盖尝见《四部丛刊三编》本《静居集》六卷,未睹陈邦瞻四卷本,不曾对勘《四库》本与二本异同。

张先生诗集》不分卷^①。明刊皆题作《静居集》，旧抄题作《静庵张先生诗集》，故提要作《静居集》，卷端则题作《静庵集》。旧抄本多校改之迹，“玄”、“弘”原不避，皆校改之。集中收诗401篇，按体编排，篇题、字句、次第与《四库》本鲜异，校改后则偶有不同。如《杂诗》十一首小序云：“予屏处闲默，久绝篇章，维时新春，偶感岁月，慨然兴言。既度自课成帙，辄书之以见襟抱，随事为篇，杂出无伦，题曰《杂诗》。”^②“偶感岁月，慨然兴言，既度自课成帙”，原有未通，校改作：“偶感岁月既度，慨然兴言，自课成帙。”《四库》本未改。弘治刊本《静居集》卷一《杂言》作“予屏处闲默，久绝篇章，维时新春，偶感岁月，慨然兴言。既复自课成帙，辄书以见襟抱，随事为篇，杂出无伦，故云。”^③所谓“既度”，当“既复”之误。校改者未见明刊，因其未通，遂理校之。《四库》本存其未能之旧，显亦未参酌明刊。《杂诗》第一首末四句：“不伤华发衰，但恐志叶消。业成在永久，期之于后凋。”^④校改以形近之误，改“叶”作“业”。《四库》本以“叶”未妥，改作“气”。弘治刊本作“不伤华发衰，但恐志业消。学成在永久，期之于后凋。”^⑤“业成”盖“学成”之误，馆臣亦未参酌明刊，臆改之。第四首“玄夏苦霖潦，良苗奄离披。至今畎浍间，馀波渺相围”四句，“玄夏”不通，校改作：“立夏苦霖潦，良苗奄离披。至今畎浍间，馀波浑渺弥。”^⑥《四库》本改“围”字作“思”，“玄”字缺笔以避。弘治刊本四句作“玄冬苦霖潦，良苗奄离披。至今畎浍间，馀波渺相围”^⑦。旧抄本“玄夏”盖“玄冬”之误，《四库》沿之，改“围”字亦未妥。旧抄本《答黄孝廉雨中见寄》“赖此几上书”后阙一字，下接“能独幽襟”；“要我西山岑”后阙二字，下接“未遂陟”。校改作“赖此几上书，能舒幽独襟”，“要我西山岑。山岑未遂陟”^⑧。《四库》本不改，空处注云：“阙”。弘治刊本作“赖此几上书，时能祛烦襟”，“要我西山岑。山岑未遂陟”^⑨，可据。旧抄本《人闲》一首后空数行，下接《山中送悟澹隐君还蜀山》、《独寒》、《寄金、许二文学》、《题春山瑞霭画扇》、《松竹轩》诸篇，《赋得曲院风荷赠别》一首原在后，校改移入《人闲》、《山中送悟澹隐君还蜀山》二诗间。《四库》本《人闲》一首下接《雨中试笔》、《山中送悟澹隐君还蜀山》、《怀旧》、《夜坐》、《独夜闻雪》、《雪

①《中国古籍总目·集部》著录作《静庵张先生诗集》一卷，清初抄本。此本未能遽断定为明抄，抑或清初所抄，宜作旧抄本。

②张羽：《静庵张先生诗集》，《四库存目丛书》集部第26册，齐鲁书社影印旧抄本，1997年，第251页。

③张羽：《静居集》，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97册，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明弘治四年张习刻本，1998年，第723页。

④张羽：《静庵张先生诗集》，《四库存目丛书》集部第26册，第251页。

⑤张羽：《静居集》，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97册，第723页。

⑥张羽：《静庵张先生诗集》，《四库存目丛书》集部第26册，第251页。

⑦张羽：《静居集》，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97册，第723页。

⑧张羽：《静庵张先生诗集》，《四库存目丛书》集部第26册，第258页。

⑨张羽：《静居集》，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97册，第730页。

后》、《郭上舍读书处》、《寄金、许二文学》、《题春山瑞霭画扇》、《松竹轩》诸篇，诗非加多，实变易次第而然。其他异处甚多，不复例举。

旧抄本为《四库》写本最初援据，馆臣遂录别本，以作校改。此本校改不知出何人之手，馆臣未采。《四库》本改易之况，可据以详知。旧抄本时有脱讹，殆所据底本已残，间或不免抄者手误。其不依弘治刊本、万历重刊本写录或校改，当未见二本。张习编刻《静居集》，撰《后志》云“吴中钞本所谓《静居集》者，什惟二三”，“不免文梓垂毕，又得吴兴本，较之虽曰加倍，犹未完备”^①。杨铸《明初诗人张羽〈静居集〉版本考辨》推测四库馆臣曾睹弘治刊本，《四库》底本或即张习编刊六卷本所经眼而未取之吴中抄本^②。按诸提要，馆臣未睹弘治刊本。旧抄本是否为吴中抄本，或据吴中抄本录成，可成阙疑。

《四库》提要既著录浙江巡抚采进本，缘何写录弃明刊四卷而别取抄本？若已悉明刊误收释英诗，《提要》宜言明之。今推测其有所疑，未能遽定，不得已弃明刊而取旧抄。明刊本较《四库》本多出诗350首。剔去误收《白云集》之诗，犹得206首。诸篇或尚有他人之作篡入，今考其篇题诗旨，知大都为张羽所作，明刊本亦得并存也。

四、朱右《白云稿》之《四库》底本为旧抄本，增补字句多误

《四库全书》收朱右《白云稿》五卷，提要著录浙江汪启淑家藏本，云：

所著《白云稿》本十卷，今世所传仅存五卷，杂文之后仅有琴操而无诗。检勘诸本并同，无可校补。朱彝尊《静志居诗话》谓“后五卷尝得内阁本一过眼，恨未抄成足本”。则彝尊家所藏亦非完帙也。^③

按：《浙江采进遗书总录》壬集载：“《白云稿》五卷，写本。右元临海朱右撰。原十卷，今缺后五卷。有至元、至正间李孝光、张天英、危素、倪中、杨翮、刘仁本六《序》。又，宋濂一序称右著述甚多，所谓《书传发挥》、《春秋传类编》、《三史钩玄》、《秦汉文衡》、《深衣考》、《邾子世家》、《元诗补遗》，皆不在集中。”^④所谓“原十卷”、“本十卷”，沿用朱彝尊之说，《静志居诗话》卷二“朱右”条云：“《白云稿》凡十卷，予仅抄得前五卷，止有琴操，无诗。其后五卷，仅得内阁本一过眼，恨未抄成足本。”^⑤胡玉缙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》卷五十三“《白云稿》五卷”条引陆心源《皕宋楼藏书志》“《四库》不全，此则足本也”，以补提要所谓“所著《白云稿》本十卷，今世所传，仅存五卷”^⑥。《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》卷

①张羽：《静居集》，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97册，第797页。

②杨铸：《明初诗人张羽〈静居集〉版本考辨》，《文学遗产》2004年第5期，第130页。

③朱右：《白云稿》，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第1228册，第1页。又见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六九（中华书局，1995年，第1468页），文字同。

④张升编：《〈四库全书〉提要稿辑存》第三册，第156页。

⑤朱彝尊著，黄君坦校点：《静志居诗话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52页。

⑥胡玉缙：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》，第1472页。

四著录江南图书馆藏旧抄本《白云稿》十一卷云：“陆氏《藏书志》载澹生堂旧藏钞本十一卷，卷数与此本合。朱彝尊《静志居诗话》云‘后五卷尝得内阁本一过眼，恨未抄成足本’，盖除末卷言之。《提要》谓稿‘本十卷’，即据朱说也。”^①

《白云稿》今传明初刻本十二卷（卷八至卷十二配抄本），旧抄本五卷，清乾隆间翰林院抄本五卷，《四库》本五卷，明乌丝栏抄本十一卷（残，存卷一至卷三），明抄本十一卷，清初抄本十一卷，民国间抄本十一卷，清末民初章棫抄本五卷卷首一卷等。国图藏明初刻本配抄本，前七卷为明初刻本残帙，后五卷为录副。清末宝应刘启瑞得内阁藏明刻残本（卷八至卷十二）。同年章棫从之录副，题识云：“原刻本卷之八至卷之十一，皆已刻定，特十二卷卷之下尚留黑方匡，未梓成。按：此残本实初印，其模糊者，乃印工之不善耳。”刘氏藏本今佚，录副二种存：一为浙江图书馆藏章棫录者，一为今配明初刻本七卷残帙者。刻本残帙集前有二目：《白云稿总目》，乃十卷总目；《白云稿目录》，乃五卷目录。配抄本卷九为题跋，《白云稿总目》作赞铭，其不合若是。盖《白云稿》自元末迄明初递刻，故有十卷、十二卷之别。配抄本卷十二为《深衣考》，明抄本及清初抄本《白云稿》十一卷无之。陶凯《故晋府长史朱公行状》称“公平生著述有《白云稿》十一卷”，宋濂《故晋府长史朱府君墓铭》谓“其杂著文有《白云稿》十二卷，行于世”。黄瑛《朱右研究》推证指出：朱右卒于洪武九年（1376）春，宋濂《墓铭》作于“后四年”，即洪武十三年（1380），十二卷本《白云稿》刊刻应在洪武九年至十三年间^②。其说可信，则十一卷亦可称足本。

据《四库》提要“检勘诸本并同，无可校补”，四库馆所备五卷本非一种。今国图藏《白云稿》五卷，有旧抄本、清乾隆间翰林院抄本。旧抄本集前依录李孝光、张天英、危素、倪中、杨翻、刘仁本、宋濂等《叙》共7篇，字迹各异。李孝光《白云稿叙》首叶有翰林院印，集中“玄”、“炫”、“弘”字不避^③。旧抄本以底本模糊而多空阙，《四库》本、翰林院抄本补之，犹可见阙处皆同，其他如篇题、次第、字句鲜异，当据旧抄本写录。

《白云稿》存本虽多，流传则稀，学者欲读朱右文章，不得已求诸《四库》本。《四库》本及翰林院抄本所补阙文，颇当慎取。如旧抄本卷一《九规》之《惜逝》“帝赋予其不口兮”，《四库》本补“薄”字，翰林院抄本补“衍”字，明初刻本、

①胡玉缙著，吴格整理：《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307页。

按：澹生堂旧藏抄本，今未见。笔者从日本静嘉堂文库索得《白云稿》十一卷，有“曹氏巢南”、“归安陆树声藏书之印”图记，避“玄”字等清讳，当为清初抄本，曾归陆心源之子树声所有，盖据澹生堂旧藏抄本写录者。

②黄瑛：《朱右研究》，扬州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，第14页。笔者征辑《白云稿》刻本1种、抄本9种，考证诸本源流，所论多异，兹不赘辩。

③《中国古籍总目·集部》著录作清抄本，存一至五卷。此本写于明时或清初未可遽定，宜曰旧抄本。浙江采进写本原无宋濂《叙》，旧抄本有之，亦存在后人增录并重为编目之可能。旧抄本为浙江汪启淑家藏本，抑或浙江巡抚采进别本，一时难以明断。

明乌丝栏抄本、民国间抄本作“遯”^①。“秦穆□□出师兮，终噬脐以害迫。春秋儵儵递序兮，□□□之□夕”，《四库》本补作“秦穆拂谏出师兮，终噬脐以害迫。春秋儵儵递序兮，忽朝曦之回夕”，翰林院抄本补作“秦穆公之出师兮，终噬脐以害迫。春秋儵儵递序兮，循此日之将夕”，民国间抄本作“秦穆□道出师兮，终噬脐以害迫。春秋儵儵递序兮，□□□□□夕”，明初刻本漫漶难辨，明乌丝栏抄本清晰可识：“秦穆伯其出师兮，终噬脐以害迫。春秋儵儵递序兮，幸白日之未夕。”“初服”前空五格，《四库》本补作“庶几修吾之”，翰林院抄本补作“庶几返吾之”，民国间抄本作“□将复修吾”，明初刻本仅可辨“□将复修吾”，明乌丝栏抄本清晰可读：“退将复修吾。”^②旧抄本《九规》之《拟渊》“幽梦之斯须”前缺一字，《四库》本补作“托”，翰林院抄本补作“何”，民国间抄本空缺，校改作“协”，明初刻本不可识读，明乌丝栏抄本作“而”^③。又如旧抄本卷二《进河清颂表》“葱岭□越于尧封”“宫□□□，上接三古□宝文；柱史沐觚，下陋双川之□□。□右草茅贱士”“谨撰颂言，以托□□”，《四库》本改补作“葱岭远越于尧封”“宫宦染翰，上接三古之宝文；柱史濡觚，下陋双川之彫管。臣右草茅贱士”“谨撰颂言，用申愚悃”。翰林院抄本“葱岭□越于尧封”句，阙字不补，径删空格，其他补作：“宫庭献颂，上接三古之宝文；柱史沐觚，下陋双川之篇咏。臣右草茅贱士”“谨撰颂言，以托沈悃”。明乌丝栏抄本诸句作“葱岭迥越于尧封”“宫童校牒，上接三古于宝文；柱史沐觚，下陋双川之绮语。臣右草茅贱士”“敬撰颂言，以托子墨”。复检明初刻本残帙，“迥”“童校牒”“于”“绮语”“臣”“敬”“子墨”皆同^④，清晰可读。衡以诸本，知明初刻本、明乌丝栏抄本最佳，其他后来改易，大都难以凭据。馆臣所见不过后世抄本，《四库》本、翰林院抄本臆补阙文，无足可采。

五、方孝孺《逊志斋集》所据底本为明嘉靖四十年刻本，误托正德原刊

《四库全书》据内府藏本收录方孝孺《逊志斋集》二十四卷，提要云：

是集凡杂著八卷，书三卷，序三卷，记三卷，题跋一卷，赞一卷，祭文、诔、哀辞一卷，行状、传一卷，碑、表、志一卷，古体诗一卷，近体诗一卷。史称孝孺殉节后，文禁甚严。其门人王稔藏其遗稿，宣德后始稍传播，故其中阙文脱简颇多。原本凡三十卷，《拾遗》十卷，乃黄孔昭、谢铎所编。此

①以上，《四库》本见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第1228册，第9页；翰林院抄本、明初刻本、明乌丝栏抄本、民国间抄本俱见卷一四。

②以上，《四库》本见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第1228册，第9-10页；翰林院抄本见卷一四、五，民国间抄本见卷一四、五，明初刻本见卷一四、五，明乌丝栏抄本见卷一四、五。

③以上，《四库》本见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第1228册，第11页；翰林院抄本、民国间抄本、明初刻本俱见卷一四、五，明乌丝栏抄本见卷一四、五。

④以上，《四库》本见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第1228册，第31-32页；翰林院抄本见卷二叶十九，明乌丝栏抄本见卷二叶二十四，明初刻本见卷二叶十九。

本并为二十四卷,则正德中顾璘守台州时所重刊也……都穆《南濠诗话》曰:“《方正学先生集》,传之天下,人人知爱诵之,但其中多杂以他人之诗。如《勉学》二十四首,乃陈子平作;《渔樵》一首,乃杨孟载作。又有《牧牛图》一绝,亦元人作。”然两集互见,古人多有。今姑仍原本录之,而附存穆说备考焉。^①

按:内府藏本,按所云即正德十五年顾璘刻本,然集中篇目文字皆据嘉靖四十年王可大刻本(附录一卷未收)。胡玉缙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》卷五十三“《逊志斋集》二十四卷”条引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所载成化刊本三十卷《拾遗》十卷附录一卷及嘉靖刊本二十四卷附录一卷,以补《提要》未备^②,亦未知《四库》本所据为嘉靖四十年刊本。

方孝孺死靖难之变,一时文禁甚严,门人王稔私辑遗稿为《缙城录》。宣德后,渐流播于世,凡经十馀刻。明刻如下:天顺七年临海赵洪刻《新刊正学方先生文集》,为初刊本(蜀本);《逊志斋集》三十卷《拾遗》十卷附录一卷及遗文、补录一卷,明成化间郭绅刻本(邑本);《逊志斋集》二十四卷附录一卷,明正德十五年顾璘刻本(郡本),正德中顾璘守台州时并前集所重刊;《逊志斋集》二十四卷附录一卷,嘉靖二十年蜀藩刊本,据正德刊本翻刻;《逊志斋集》二十四卷附录一卷,嘉靖四十年王可大刊本(后郡本),王可大守台州与张惟一、唐尧臣编刻,《四部丛刊》据以景印;《逊志斋集》二十四卷附《外纪》二卷,明万历四十年丁宾等刻本(江南本),姚履旋辑《外纪》二卷;《方正学逊志斋集》二十四卷《拾补》一卷,另附《外纪》一卷及卢演撰《年谱》一卷,明崇祯十五年张绍谦刻本。天顺刊本清末民初尚传残本,今未见,其他刊本俱存。

嘉靖四十年刊本《凡例》称“今据三本而参酌之”,即参酌正德本(郡本)、天顺本(蜀本)、成化本(邑本)而成。虽亦正集二十四卷附录一卷,但篇目排纂去取较正德本显有改易。成化本、正德本以原文残阙,多空白或墨钉,此则力为补阙。《凡例》云:

一、集中诸论,旧多遗阙,近时丘文庄公稍加补正,名为《论渊》,梓行于世。今据《论渊》以补其阙,他所讹误,若《读尉繚子》之类,考诸经史子氏及《正韵》、《玉篇》等书正之,其无考者,仍存疑。一、《宋学士文粹序》、《贞义处士郑公墓表》,《皇明文衡》为金华楼公琰作,然邑本、郡本皆有,疑先生与楼同门同官而代笔者,仍存之。一、《勉学诗》二十四首,《文章辨体》刻为吴人陈子平作,而蜀本、邑本皆有,《赤城集》亦载为先生诗,《怀麓堂诗话》惟云未考。识者谓子平未尝至蜀,而初本得自蜀中,当为先生作无疑,故仍收之。一、《蒋伯孚字说》、《蒋氏异瓜辨》、《赠雷峰樵叟》、《送平元亮》等序,《复斋》、《梅所》等记,《溪渔子》、《大笑生》等传,《关王庙碑》、

①清永瑆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七〇,第1480页。文渊阁本该书提要,无“史称”之前一段文字及“都穆《南濠诗话》曰”后一段文字(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第1235册,第45页)。

②胡玉缙: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》,第1482-1483页。

《楼君墓铭》，俱载邑本，而《关王庙碑》又载《宁海志》及《三先生文粹》，今悉补入。一、《送李参政》、《王文炯》、《李生》及《方氏族谱序》、《越国公神道碑》，虽皆见《潜溪集》，而邑本各题下有“代太史公作”字，则实为先生笔，故收之。一、《游峨眉》及《歌风台》诗，俱载蜀本，而《峨眉》篇又载《四川志》，皆补入。一、《遗安堂记》载《三先生文粹》，《巾山晨望》及《闲居》诗旧传民间，并见《吴越钱氏家乘》，谢文肃公尝有不及早见之叹，故特收之。一、《慥慥斋记》，虽邑本、郡本皆有，然尝刻于《黄文献公集》内，而《续文章正宗》亦属黄作，且辑《正宗》者乃先生友人郑柏、门人王稔也，决知非先生笔，故去之。与《木绵花歌》旧载邑本，亦以《正宗》为熊涧谷作，而郡本去之者同耳。一、原本所载，如《送赵教谕》及《族谱序》、《告佑顺侯文》等作，于先生文颇不类，以无据不敢删去。又如《覈谷》、《闵知》、《静学斋》等赋，上苏、范二先生等书，皆阙误不可读，然实先生笔，仍存之，以俟知者。^①

所补正阙遗，有当有不当。不当者如《溪渔子传》等篇。正德本卷二十一《友鹿翁传》篇后，仅《魏节妇传》、《童贤母传》、《二贤妇传》等3篇，此本多出《大笑生传》、《溪渔子传》，下接《魏节妇传》等3篇。《大笑生传》、《溪渔子传》原见成化本卷二十七。据《题溪渔子传》“郡人林左民示余以《溪渔子传》”（成化本卷十、正德本卷十八），《溪渔子传》非孝孺作，故正德本删之。《大笑生传》亦类之。

孝孺之文遗阙甚多，明人丘濬于其诸论尝稍加补正，梓为《论渊》。正德本原据成化本，以原本多阙文，有所补正。嘉靖四十年本据《论渊》补阙文，《凡例》仅言及此，而未言间采正德本改补及新作改补。如正德本卷二十一《大司农张公行状》、《友鹿翁传》、《二贤妇传》，原据成化本阙文严重，《二贤妇传》乃至难以卒读，故文后附注：“多缺误。”因作补阙。嘉靖四十年刊本更事增补。《大司农张公行状》原见成化本卷二十七，录其中数语如：“曾大父□□□国祚，大母宋氏……公年十二三，尝侍侧，会吏以事给□以宋公□□之如平时。吏退，公怪问曰：吏言事非是意，实给公□□不语而宜之可邪……读书务推学教大旨，□悟辨析，释类训繁，咸有条理，名动乡邑，遂以儒举□而廉访司强欲吏公……出为河间都转运盐使，平江□□□□□□运粮万户阙，就以命之……廷议辟燕两□□田以给□□，命公为司农大卿，分司京东，加授荣禄大夫、大都路都总管□□年请老。”^②正德本作：“曾大父□□□国祚，大母宋氏……公年十二三，尝侍侧，会吏以事给宋公，宋公□□之如平时。吏退，公怪问曰：吏言事非是意，实给公耳，公不语而宜之可邪……读书务推学教大旨，警悟辨析，释类训繁，咸有条理，名动乡邑，遂以儒举。既而廉访司强欲吏公……出为河间都转运盐使，平江□□□□□□运粮万户阙，就以命之……廷议辟燕两□□田以给

①方孝孺：《逊志斋集》集前《凡例》，明嘉靖四十年刻本，叶十六至十八。

②方孝孺：《逊志斋集》卷二七，明成化间刻本，叶十七、十八。

□□，命公为司农大卿，分司京东，加授荣禄大夫、大都路都总管□□年请老。”^①字下加点者，为正德本改补。嘉靖四十年本作：“曾大父某。大父国祚，大母宋氏……公年十二三，尝侍侧，会吏以事给宋公，宋公乃饷之如平时。吏退，公怪问曰：吏言事非是意，实给公耳，公不语而宜之可耶……读书务推学教大旨，警悟辨析，释类训繁，咸有条理，名动乡邑，遂以儒举。既而廉访司强欲吏公……出为河间都转运盐使，平江□□□□□□运粮万户阙，就以命之……廷议辟燕两□□田以给□□，命公为司农大卿，分司京东，加授荣禄大夫、大都路都总管，得以年请老。”^②字下加点者为正德本已补，加方框者为嘉靖本新增。正德本较成化本增4处补阙，嘉靖四十年本沿之，复增补阙4处。二本皆因文意补之，意思通顺，却不免擅改之弊。《四库》本沿嘉靖四十年本，仅改补“廷议辟燕两□□荒田以给□□”作“廷议辟燕两郡荒田以给边郡”^③。

《二贤妇传》亦原见成化本卷二十七，录数句如：“逾年而省母，则出□簋之财。其不妄取如此，严氏族皆贤之。母女之甥□诸暨金生□而行，既而妻□鼎之曾孙源，其事舅姑，如而外王母之在严氏。姑□□□□□□兴□晨昏侍床下者历炼药，踞坐其侧其首而饮食□□□则忧戚□而姑之疾，与人言，辄呜咽悲叹……闻者为之泣下□之夫中岁慕田老家言，入山独居，□□□□家即去，奉人愈恭，如大当遇具夫处□□□□其贵，避匿他所，□□至逼□，知不可保，委贵而去……后生子材，娶宋大丈公女为妇，果孝类□卒如其志云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曰……”^④难以卒读。正德本作：“逾年而省母，则出诸簋之财。其不妄取如此，严氏族皆贤之。母女之甥为诸暨金生，有贤行，既而妻于鼎之曾孙源，其事舅姑，如其外王母之在严氏。姑□□□□□□兴起晨昏侍床下者历炼药，踞坐其侧其首而饮食□□□则忧戚□而姑之疾，与人言，辄呜咽悲叹……闻者为之泣下□之夫中岁慕田老家言，入山独居，□□□□家即去，奉人愈恭，如大■当遇具夫处□□□□其贵，避匿他所，□□至，逼甚，知不可保，委贵而去……后生子材，娶宋■公女为妇，果孝类之，卒如其志云。□□□□□□□□方子曰……”^⑤字下加点者，为正德本改补。嘉靖四十年本作：“逾年而省母，则出诸簋还之。其不妄取如此，严氏族皆贤之。母女之甥为诸暨金生，有贤行，既而妻于鼎之曾孙源，其事舅姑，如其外王母之在严氏。姑匿感末疾，不能兴起，晨昏侍床下，煮糜炼药，踞坐其侧，扶其首而饮食之，或不进，则忧戚。与人言姑之疾，辄呜咽悲叹……闻者为之泣下（按：成化本、正德本此处原有“□之”，此本删去）。夫中岁慕黄老家言，入山独居，间一至其家即去，奉之愈恭，如大宦。家尝遇盗贼，夫处山中，金携其贵，避匿他所，及贼至，

①方孝孺：《逊志斋集》卷二一，明正德十五年刻本，叶二十九、三十。

②方孝孺：《逊志斋集》卷二一，明嘉靖四十年刻本，叶十七至十九。

③方孝孺：《逊志斋集》卷二一，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第1235册，第599页。

④方孝孺：《逊志斋集》卷二七，明成化间刻本，叶四十二、四十三。

⑤方孝孺：《逊志斋集》卷二一，明正德十五年刻本，叶四十五、四十六。

逼甚，知不可保，委贄而去……后生子材，娶宋■公女为妇，果孝类之，卒如其志云。□□□□方子曰……”^①字下加点者为正德本已改补，加方框者为嘉靖本新增或改。正德本改补11处，嘉靖四十年本从者9处，更事臆补，恐远于原貌。如“晨昏侍床下者历炼药”，“历”字后疑阙“年”或“岁”字，不当径改“煮糜”；“□之”，疑为“久之”二字，不当径删。《四库》本悉沿嘉靖四十年本，无一字改补。

《四库》本依嘉靖四十年刻本写录，提要则称“正德中顾璘守台州时所重刊也”，馆臣恐未详二本之显异。今人不察，鲜知《四库》所据乃后郡本，而非郡本原刊。

明别集《四库》本向乏系统的董理与研究。《四库》底本犹大量存世，底本不存而尚可明所据底本者亦多。比勘诸本是一项重要的工作，可借以辨明《四库》本来源及改易之状，同时探明诸本优劣及《四库》本价值，发覆诸多相关问题。近三十年来，明别集整理本出版甚富，依据《四库》本校勘整理者不在少数，或疏于考证，多滋弊端。通常说来，《四库》底本或所据底本尚存者，当以底本为据，《四库》本聊备参酌。然又不可一概而论，盖《四库》本或为重辑重编，有底本所未备者，故底本虽存，《四库》本犹不可废。若底本不存，又无善本可据，不得已取《四库》本为底本，集中篇题字句宜多存阙疑。

【作者简介】李圣华，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。研究方向：古典文献学、明清文学。

①方孝孺：《逊志斋集》卷二一，明嘉靖四十年刻本，叶四十九、五十。